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董西厢和王西厢

孙 逊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37/23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董西厢和王西厢

孙 逊



上海古籍出版社

936733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董西厢和王西厢

孙 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68,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版印刷

印数：000,001—63,000

统一书号：10186·408 定价(五)：0.30 元



DC 79/23

目 次

一、引言	1
二、《西厢记》的最早根据	3
三、从《莺莺传》到《董西厢》	16
四、《董西厢》的思想和艺术	24
(一)《董西厢》的主题思想	24
(二)《董西厢》的人物形象	28
(三)《董西厢》的艺术成就	37
(四)《董西厢》的不足之处	54
五、从《董西厢》到《王西厢》	59
六、《王西厢》的思想和艺术	70
(一)《王西厢》的主题思想	70
(二)《王西厢》的人物形象	75
(三)《王西厢》的艺术成就	93
(四)《王西厢》的不足之处	111
七、《西厢记》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115

一、引 言

我国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以下简称《王西厢》),是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部题材相同的优秀作品。它们虽然是承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演变而来,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各自作出了许多新的可贵的贡献。如果说,《董西厢》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在于它首先对《莺莺传》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从而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新的生命;那么,《王西厢》的贡献则在于进一步发展,使之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更趋成熟和完善,从而成为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作品。

正是由于董、王《西厢》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因而在我国文学和戏剧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如同我们在旧时代所经常看到的那样,封建统治势力不断地咒骂它、禁毁它;但同时,人民群众和进步文人则竞相阅读它、欣赏它。不仅元明以来它们一直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作品,而且明清以来大量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很少没有受到过它们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它们所表

• 1 •

达的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对于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以及那旖旎雅致、警策动人的词句，几百年来，曾经是那样深深地激动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使他们为其所感动，所陶醉……在我国古代说唱和戏剧文学里，还很少有其它的作品，能够象它们这样有着如此永久而迷人的艺术魅力！

产生董、王《西厢》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异常沉闷和痛苦的时代，是征服者用铁骑取得统治的宝座，然后又用严酷的高压手段窒息着一切美好感情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伟大的说唱文学作家董解元和戏剧家王实甫，利用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旧传奇，各自谱写了一曲抨击封建礼教、讴歌美好爱情的新诗篇。它们的出现，不仅代表了它们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而且标志了我国说唱文学和戏剧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时期。

二、《西厢记》的最早根据

唐德宗贞元末年，大约公元八〇二到八〇四年之间，和白居易同时的著名诗人元稹(字微之)，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篇传奇，便是后来《西厢记》的最早根据。

传奇叙述一个叫张生的青年男子，一天来到蒲州普救寺游玩。正巧有崔氏孀妇携子女也寄居在这座寺院里。彼此攀谈起来，原来崔氏还是张生的姨母。这时候，正遇上当地驻军将领去世，军士乘机四出骚扰。崔氏家财较多，一时惶骇不安。幸亏张生和蒲州的党羽过去有交情，经他设法护卫，才使崔氏一家幸免于难。

崔氏为了酬谢张生的恩德，特设宴款待张生。酒宴之中，崔氏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以仁兄^①礼拜见张生。崔女名莺莺，长得“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开始她推托有病，不肯出见；后来母亲发了怒，才勉强出来，但却“凝睇(dì 弟)怨绝”^②；张生要和她讲话，她又不回答。而张生则从此迷恋上了莺莺。

①仁兄：旧时对同辈友人的敬称。

②凝睇：定睛注视。怨绝：极其怨恨的样子。

张生没有办法向莺莺直接表露感情，便私自找着莺莺的婢女红娘，再三求她帮忙。红娘告诉她：莺莺性格“贞慎自保”，即使是她所尊敬的人，也不敢以不正经的话冒犯她，所以“下人之谋”很难。但是莺莺擅长诗文，“往往沉吟章句”^①，怨慕不已，因此建议张生不妨试着写首喻情诗打动她。张生听了大喜，立即写了《春词》二首，让红娘转交莺莺。当天傍晚，红娘就带来了莺莺一首题为《明月三五夜》^②的回赠诗，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生猜出了诗的含义。到了十五日晚上，他爬树逾墙，来到了莺莺所住的西厢。这时门果然半开着，于是张生推醒了已睡的红娘，让她去报信。不多时，红娘就兴冲冲地喊着“至矣！至矣”回来，张生“且喜且骇”，以为必定成功了；想不到走来的莺莺却是“端服严容”，把张生狠狠地责备了一通：“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③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④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⑤”并且解释说，这番话本想叫婢仆转告的，但怕她讲不清楚，所以借托短章，由自己来当面陈述。又怕兄有顾虑不

①沉吟章句：指细细体味和推究诗文的含义。 ②三五夜：指阴历十五日晚上。 ③不令：不善，不好。 ④掠乱：乘乱掠取。 ⑤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这是以乱（指张生“致淫逸之词”）掉换乱（指军士因丧而扰乱），相差又有多少？

敢前来，才故意用了鄙靡的词句，以求必至。最后，希望张生能“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说完，便翻然而去。“张生于是绝望”。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张生在睡梦中忽然被人推醒。一看是红娘捧了被子枕头而来，告诉他莺莺即至，说着放下枕衾就走。不一会，红娘果真搀扶着莺莺来了。这时所见到的莺莺，则是娇羞艳丽，和以前的严容端庄完全不同了。这天晚上，两人终以月下偷期的方式结合到一起。

以后十多天，莺莺杳无消息。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①，让红娘送给莺莺，莺莺才又接待他。就这样“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不久，张生将要到长安去。莺莺得知后没有说一句责难的话，只是脸上充满了愁怨之色；行前的一个晚上，她就不再和张生会面了。

过了几个月，张生又一次来到蒲州，继续和莺莺聚会了几个月。但这时的莺莺，内心似乎隐藏着更加深沉的怨愁和痛苦。她既不再理会张生用来逗引她的文词，脸上也很少显露出喜怒的神色。有次深夜她独自弹琴，琴声异常凄恻。张生偷听过后求她再弹一次，她却再也不肯弹下去了。

不久，张生因为科举考试的日期临近，又要到长

^①《会真诗》三十韵：“会真”为遇见神仙之意。“三十韵”则指作诗六十句，因为旧体诗每两句一押韵。

安去。动身前夕，张生不再自言其情，只是“愁叹于莺莺之侧”。莺莺已暗知即将诀别，恭顺柔和地对张生说了这样一段话：“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①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悻（yì 意），无以奉宁^②。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③说完，便弹奏起《霓裳羽衣》序，不数声，便因哀怨而弹不下去了。在旁边的人都叹息抽泣。莺莺更是泣下流连，掩面回到母亲的住所，不再出来。

明年，张生科考未中，留在长安。他曾写信安慰莺莺。莺莺给张生写了一封凄婉的回信，信中讲到：“鄙昔中表相因^④，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⑤。君子有援琴之挑^⑥，鄙人无投梭之拒^⑦。及荐寝席^⑧，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

①没身之誓，其有终矣：终身到老的盟誓，就可以有一个结果了。 ②君既不悻，无以奉宁：你既然不高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给予你安宁。

③既君此诚：满足了你这个愿望。这里“既”是完尽的意思。 ④中表相因：指张生与莺莺之间表兄妹的相互关系。

⑤自固：自我控制坚持。 ⑥援琴之挑：汉代司马相如借弹琴作歌来挑逗卓文君，后来卓文君就随他逃走了。故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里莺莺借用这个典故说明是张生主动向 她求爱的。

⑦投梭之拒：晋代谢鲲挑引邻家的女儿，被邻女用织布的梭子打掉了两颗牙齿。故事见《晋书·谢鲲传》。这里莺莺也是借用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是甘心情愿接受张生的爱情的。

⑧荐寝席：指男女欢会。

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①，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幘(zé 责)②。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miǎo 秒)③，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④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mǐn 敏)⑤，因风委露，犹托清尘⑥。”并随信给张生捎上了玉环、青丝、文竹茶碾子⑦等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希望张生“如玉之真”，而她本人“如环不解”；其它信物也分别表示“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

张生把莺莺的来信拿给了一些知心的朋友看，因此当时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张生的好友杨巨源写了一首《崔娘诗》，河南元稹则续写了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从此张生便决心断绝与莺莺的关系。元稹曾问过张生对此事有什么想法，张生回答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⑧，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chī

①定情：古指男女结为夫妻。 ②明侍巾幘：公开地侍候丈夫戴头巾，泛指服侍丈夫。 ③俯遂幽眇：委曲地成全我隐微的心事。俯，低就；遂，成全；幽眇，隐微的心事。

④要盟：这里指两人未经正式手续的结合。 ⑤丹诚不泯：赤诚的心不灭。

⑥因风委露，犹托清尘：意谓死后也要依托着风露，跟在你的身边。清尘，指对方脚下的尘土，是要和对方永远在一起的尊敬的说法。

⑦文竹茶碾子：斑竹做的碾茶器具。 ⑧尤物：美貌的女子，多为贬意。

痴)①,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②据百万之国③,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lù 陆)笑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⑤这番话使在坐的人深为叹息。

又过了一年多,莺莺已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娶了妻子。一次张生正巧经过莺莺所居住的地方,曾请求以表兄礼相见。但莺莺始终不肯接纳,只是暗地送他一首诗,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过了几天,张生又要离去,莺莺又送他一首表示诀绝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⑥。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彼此便断了音讯。当时人多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作者也常常向朋友们讲这件事,用意是“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以上就是元稹《莺莺传》的大致故事内容。后人因其中写到张生曾赋《会真诗》三十韵,元稹又有续《会真诗》三十韵,故又名之为《会真记》。当时以此为歌咏的,除去元稹的续《会真诗》外,还有杨巨源

①螭: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也是蛟龙之属。与全句中的云、雨、蛟都为能乘势变化、兴妖为祸的事物。 ②殷之辛,周之幽:指殷纣王(名受辛)和周幽王。历来传统偏见:纣王因为宠爱妲己,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因而招致亡国。 ③百万之国:指拥有百万人口的国家。 ④僂笑:耻笑。僂,侮辱。 ⑤是用忍情:所以采取了抑制自己感情的办法。 ⑥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你已经遗弃了我,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当初是你自己来亲近、追求我的。

的《崔娘诗》，李公垂的《莺莺歌》，后者还是董解元创作《西厢记诸宫调》的根据之一^①。

对于元稹所写《莺莺传》的“本事”，前人曾作过许多考证。在北宋熙宁、元丰以前，一般认为《莺莺传》里的张生就是唐贞元、元和间的诗人张籍。如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一句，注云：“所谓张生，乃张籍也。”后宋人王性之作《辨传奇莺莺事》，考定张生就是元稹自己，而莺莺则为永宁尉崔鹏的女儿。他的主要根据是：元稹在其所写《陆氏姊志》中讲到自己的外祖父是郑济，白居易在《微之母郑夫人志》里也说元稹的母亲为“郑济女”；而唐《崔氏谱》载：“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由此可知崔鹏之女与元稹正为中表关系，这与传奇中讲崔氏妇是郑女，张生与莺莺“中表相因”正相吻合。另外，元稹作有《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

①李公垂的《莺莺歌》是《董西厢》的根据之一，且《莺莺传》内不载，现抄录于兹：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鸦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河桥上将亡官军，虎旗长戟交垒门，凤凰诏书犹未到，满城戈甲如云屯。家家玉帛弃泥土，少女娇妻愁被虏，出门走马皆健儿，红粉潜藏欲何处？呜呜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钿，铅华不顾欲藏艳，玉颜转莹如神仙。此时潘郎未相识，偶住莲馆对南北，潜叹恹恹阿母心，为求白马将军力。明明飞诏五云下，将选金门兵悉罢。阿母深居鸡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万语对生意，小女初并姊妹。丹诚寸心难自比，写在红笺方寸纸，寄与春风伴落花，仿佛随风绿杨里。窗中暗读人不知，剪破红绡裁作诗，还怕香风易飘荡，自令青鸟口衔之。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路。

间皆隐莺字，这与传奇言“张生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同时不书讳字者也相暗合。此外，元稹还写有《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四句云：“山岫当街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句下又有元稹自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惟乐天知此。”……诸如此类，王性之认为只要“有一于此”，便可验决张生“为微之无疑”^①。自从赵令畤《侯鯖录》介绍了王性之的上述考证之后，人们便大都确认张生即为元稹自己。除去上引所列证据外，我们从元稹的其它诗文及传奇本身也可找到一些别的踪迹。如元稹所作《嘉陵驿诗》第二首云：“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月明西畔廊。”题下还有自注云：“篇末有怀。”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莺莺传》里“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描写是确有所本的。又如传奇中写到“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但文中并未得见，却录了元稹的续《会真诗》三十韵，这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元稹、张生，名虽两个，实即一人。总的来说，张生的模特儿就是作者本人，这一点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而对莺莺是怎样一个人，意见还颇有些分歧。王性之考定崔莺莺是永宁尉崔鹏的女儿，近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因为“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

①以上均参见赵令畤《侯鯖录》卷五王性之“辨传奇莺莺事”。

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①按照陈寅恪先生的分析，莺莺当是出身微贱而谬托高门的娼妓一类人物。

当然，以上所述，仅仅是说《莺莺传》这篇传奇小说有着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内，元稹是张生这个艺术形象的模特儿，而并不是说元稹就等于张生，《莺莺传》就是作者的“自传”。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崔莺莺这个人物时说得好：“僥泥执元传之崔氏，而穿凿搜寻一崔姓之妇人以实之，则与拘持杨诗之萧姓（按，指杨巨源“肠断萧娘一纸书”诗），以为真是兰陵之贵女者，岂非同一可笑之事耶？”^②同样的道理，如果过于泥执张生就是元稹，也是欠妥当的。因为这样不仅会贬低作品的典型意义，而且容易使作品分析走上脱离研究形象而仅仅着眼于穿凿搜寻本事的歧途。

《莺莺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应该肯定的。它通过一个贵族少女企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而最终被抛弃的悲剧命运，暴露和控诉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

传奇中的崔莺莺，是个出身封建家庭的女子。她家“财产甚厚，多奴仆”，然而由于父亲去世，家中只剩下孀母和弱子幼女，因此她的身分、教养以及现在的家境，形成了她“贞慎自保”的性格。但同时，她又

①②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是个感情丰富的少女，内心深处存在着礼与情的冲突。平常无人处，她“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聪明的红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建议张生“试为喻情诗以乱之”。果然，在她读了张生挑逗她的《春词》之后，感情的波涛被卷起了。她约了张生，但当张生果真前来践约时，却又用封建礼教的一套责备和数说了对方，使张生“于是绝望”。可是，感情的波涛既已卷起，礼教的堤防再也经不起它的冲击；过了几天，她终于主动地去找张生，以秘密偷期的形式和张生结合了。当然，莺莺深知，在那个社会，象这种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事实上，她对未来也不抱幻想。果然，张生正是一个“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的“达士”，终于将她抛弃了。“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这个本就抑郁寡欢的少女，为了追求幸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尤其叫人不平的是：莺莺尽管苦痛至极，她还寄诗张生，要他“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即用过去对她的情意来待他眼前的妻子，表现了我国妇女优美善良的品格；而作为这场悲剧的直接肇事者的张生，却反诬莺莺是所谓“尤物”和“妖孽”，重弹了一通女人祸水的滥调，并且竟然能使“坐者皆为深叹”。这是一个多么不合理的社会，一个何等该诅咒的时代！

《莺莺传》中的张生，是一个封建社会“负心汉”的艺术典型。他内心本也存在着礼与情的冲突。一

方面，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表面成为一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君子；但当他见到美貌的崔莺莺之后，便“几不自持”，干出了一系列“非礼”的勾当：私礼红娘、缀授《春词》、攀树跳墙……。可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真诚地追求莺莺，而只是为着满足自己的私欲，因而一旦目的达到，他便又为礼所使，抛弃了莺莺。虽然这前后他的内心不无矛盾，他的“情”往往要“忍”不住而“动于颜色”，但最终还是屈从他的阶级本能，不惜以牺牲别人的幸福来显示自己的“善于补过”，标榜自己的薄幸行为是勇于“忍情”。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冷酷和自私，而且看到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与虚伪！

话得说回来，尽管作者在篇末表现了露骨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对待妇女的传统偏见，但作品的主要部分，还是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在这里，作品通过场面和情节的艺术描写所自然流露出来的倾向同作者企图强加给读者的思想并不一致。就拿人物来说，作者虽有美化张生之意，但作品却并无丑化莺莺之嫌。按照作品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形象，莺莺是一个美丽、善良而无辜的女子，她为情所挑，冲破了礼教的堤防，最终为礼教所淹死；即便如此，她也怨而不怒，反要抛弃她的男子真诚地爱他眼前的妻子。这同“始乱终弃”、最后还要发一通议论来为自己的丑行辩解的张生相比，其品格真不知要高出